駁四書改錯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八

小詁大詁類上

學而時習之 集注學之爲言效也

毛氏曰此小詁錯也。特小詁不勝錯。祇取數條畧改之。可類推矣。學有虛字有實字。如學禮學詩學射御。此虛字也。若志于學。可與共學。念終始典于學。則實字矣。此關卷一學字自實有所指。乃注作效字。則訓實作虛。既失詁字之法。且效是何物可以時習。又且從來學字並無此訓。則有時通效作傚。亦是虛字。善可效。惡亦可效。左傳尤人而效之。爲一效人尤

而亦習之乎錯矣

大昌按白虎通辟雍篇云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有師傳焉又三教篇云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又學記鄭注云學記者記人學教之義蓋學之始事未有離乎教者故學記引說命曰斅學半也斅教詩云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傚效通今開卷第一義曰學而時習之猶曾子曰傳不習乎謂所受教者當溫習故朱注云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至爲明確毛氏乃謂從來無此訓何耶子謂未學可與共學

學爲實字而學詩學禮之學爲虛字不知所謂虛字者卽指所學者而言有何分別乎

夫子矢之 集注矢誓也

毛氏曰此舊多不解孔安國謂是疑文者以矢爲誓則聖心坦白何必出于是且誓者要約之名以未然言豈無有以自已事剖辨是否名曰誓者是則叔世市井假詛詈以爲解說大無理矣釋名云矢指也說文云否者不字蓋當時夫子以手指天而曰吾敢不見哉不則天將厭我又厭我矣言南子方得天也

大昌按爾雅矢誓也此節何注用孔氏曰舊以南子淫亂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道矢誓也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呪誓義可疑焉則此本舊解而孔氏亦疑之至子所否何邪疏謂我見南子所不爲求行道者願天厭棄我朱注但空解作不合于禮不由其道也然舊說雖可疑朱注之解雖空總未若毛氏謂我若不見南子天將厭我以南子方得天也吾不解南子何以得天然則夫子固見南子而見之也否則天將因南子而厭夫子矣其說眞駭人矣羅整庵解媚奥謂奥乃室中深隱處王孫賈盖指子見南子

說夫子所謂天厭之盖即獲罪於天之意說本牽强今如毛氏之說則獲罪於天竟即指南子矣可發一笑

聞一知十聞一知二 集注顏子即始以見終子貢因此而識彼

毛氏曰此又錯者有失名氏經辨曰十已包九二不及三故相違也如曰即始見終則祗一事之始末也因此測彼則兼兩事之類推也信然則賜愈于回遠矣

大昌按何注未有解說惟邢疏謂子貢假設數名以明優劣盖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顏子亞聖故聞始知終此朱注即始見終之所本即夫子贊易亦曰原始要終子夏曰有始

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若夫因此識彼不過比類而知耳安得以此謂賜愈于回耶且一二十者邢疏所謂假設數名也若必曰二不及三則亦泥矣況朱注又云無所不說告往知來是其驗矣則因此識彼正猶告往知來也安得以告往知來爲愈于無所不說耶

善人聖人吾不得而見章　善人

善人以質言質美而未學者也

毛氏曰善人舊注卽是君子故與聖人稍有間槩乎聰明睿人之道亦曰不循舊跡自有造詣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可驗也乃以聖言互出直分兩途創爲質美未學一類則將得

見君子一歎竟撇却不顧直須另起何必衍去子曰使聖人君子蟬連而下此不特名義乖即章法亦亂矣且善人非賢美未學者善人爲邦百年善人教民七年未聞未學而可以爲邦可以教民也即孟子以樂正子爲善人甚樂正子是未學者况孟子自解特云可欲之謂善可欲即可願尚書敬修其可願正是學字並未嘗解曰未學之謂善也　自儒者不識聖學誤認學字是誦習之名至善惡二字則直斥之爲佛氏門目概擯勿道而乃以理欲二字賅之夫自堯舜至孔子無有言理欲者從來理字衹作條理解惟孟子始加稱義理

河間獻王博士緝樂記始以天理人欲作對待語今乃但知理欲不知善惡且以善字作不學解初不意聖學錮蔽乃爾如此

大昌按此章朱注本云善人者志于仁而無惡並不言其學與未學惟子張問善人章朱注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蓋以夫子言亦不入于室苟其已學則當但曰未入于室不當云不入于室故朱注以質美未學解之今毛氏于此善人既注聖人吾不得而見章何以不引此注而又牽引質美未學以為辨難不知善人二字雖同而朱注則各有當也毛氏又以

此章特注善人即是君子不知舊注俱指君說聖人謂堯舜禹湯君君子謂能行善之君有恆謂有恆德之君此不足據也毛氏又辨善人非未學謂孟子稱樂正子為善人豈果未學者不知可欲之謂善者知善之可欲也樂正子于二之中位在善信之間尚未遽能有諸己之謂信也況美大聖神乎觀公孫丑以強與知慮多聞識為問而孟子皆曰否則知其于果達藝俱未足然亦子羔一流也

毛氏又謂宋儒誤認學字是誦習之名夫朱子大學序明云俗儒記誦之習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何謂誤認乎又謂其

所善惡二字爲佛氏門目概置勿道夫朱注首解學而時習則云人性皆善及云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有教無類則云人皆可復于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習相遠也則云習于善則善習于惡則惡大學誠其意者則云知爲善以去惡其嚴乎則云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此皆一一補出善惡節四書注不可枚舉毋論他書矣毛氏又因宋儒好言理遂謂理字祇作條理解性孟子始加稱義理心之所同然理也義也不知夫子繫詞已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又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豈不重言理學

乎又謂其以書事作不學解聖學錮蔽一事于此夫朱注但解善人爲質美未學並未解善字爲不學豈可改頭換面

有天下而不與焉　集注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爲樂也

毛氏曰不與謂任人致治不必身預所爲無爲而治是也謂視之若無有則是老氏無爲之學非聖治矣袗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漢王莽傳太后詔曰選忠賢立四輔羣下勸職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晉劉寔作崇讓論有云舜禹有天下不與謂賢人讓于朝小人不爭于野以賢才化無事至道與矣巳仰其成何與之有

大昌按何注美舜禹也言已不與求天下而得之是何注之說必須添出求字故朱注不用其說因以與字讀去聲言不以位爲樂其解本文語氣自爲直捷獨美舜禹者以二人非由世及而有天下也蓋滿而不溢高而不危自是聖人憂勤惕厲之意非同老氏視有如無也毛氏謂袗衣鼓琴可藐視天下可藐視耶不知袗衣鼓琴原指其爲天子也猶之疏水曲肱即指言貧也若毛氏解不與作無爲而治但者之謂書未見有以無爲而治稱禹者恐非然也至引韶論兩條語皆不過如斷章取義未可爲據

天下歸仁 集注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

毛氏曰歸仁即稱仁若言效甚速而至大則嫌于歸來矣禮記哀公問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則百姓之歸亦祗是稱名之義

大昌按此句邢疏謂人君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皆歸此仁德之君蓋因本句有天下二字故指人君言朱注但空說天下之人皆與其仁今毛氏解歸仁爲稱仁試問稱仁與朱注皆與其仁有甚分別若效甚速而至大是總釋一日天下四字毛氏豈未思耶

余四書問答解此句云下章夫子答仲弓問仁推到邦家無怨是以及于人者使之自考則此章言能克己復禮則吾心不見物我之有間天下之大皆歸于吾心之仁所謂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也蓋雍猶須從恕以求仁回則幾于化矣此蓋本戴氏東原之意而推衍之

爲周南召南集注爲猶學也

毛氏曰此襲邢疏然爲不剏學當作學而說之孟子固哉高叟之爲詩原作說詩即劉歆傳詡建元縉師或爲雅或爲頌亦以說雅說頌爲言則此即以學兼說求爲不可

大昌按古本此與上章共是一章上是何莫學夫詩故邢疏云爲猶學也然獨立趨庭夫子亦曰學詩乎不學詩無以言則朱注襲用邢疏固無錯也蓋學則猶兼諷誦如云誦詩三百是也爲則更指躬行謂以二南倫紀之事體之于身而修之于家也而毛氏反謂爲當作學而說之所引兩條皆以爲字作說詩解則于下正牆面而立句不關切矣

期月守　章句期月匝一月也

毛氏曰期月不是匝一月若匝一月則論語期月而已爲難通矣故此期月雖小節亦千載襲舛可歎之甚不知周歲曰

期周月亦曰期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謂自旦至旦既已復期則亦謂之期故曰期焉則此期月二字不連屬蓋或一日或一月合稱期月與論語日月至同

大昌按鄭注于期月無解孔疏則謂匝一月此章句所本蓋凡古注疏之可從者則但當從之毛氏乃謂此期月二字不連屬以期字指日以期月與論語日月至同果爾則夫子何不直曰而不能日月守也至左傳叔孫旦而立期焉明有旦字故可言一日若此何但云期月何能以期字專指日字杜注亦謂自旦至暮爲期並非自旦至旦以復時爲期 若謂是匝一月則于論語期月而

已句爲難通然以期字指日將于論語期可已矣指年者亦難通矣不知以期月指年謂日一周天以期月指匝一月謂月一合朔皆可通也毛氏務欲立異而猶謂此句小詁千載憂蘇其果然乎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集注知命知有命而信之也不知命則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何以爲君子

毛氏曰知命即夫子知天命之命君子禍福利害則聽之而已何必知之何必更信本文無信字也且趨吉避凶正是君子正與小人行險僥倖不避爲有別也且此末章知命與中庸

知天德孟子聞知見知相表裏而反以吉凶利害撤却正命
則在聽君子爲小人錯到底矣　董仲舒曰天地之性人爲
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知安處善樂循理
謂之君子故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大昌按知命有二義一是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如小人
之行險犯刑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所謂君子修之吉小人悖
之凶也一是盡其道而死者爲正命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
害仁所謂不見害而避不見利而趨也朱注以修吉悖凶一
層所未備言故特與小人之不知命而見害必避見利必趨

者以警人至深切矣毛氏乃但以趨吉避凶正是君子與小人之不知避者爲有別謂朱注反以吉凶利害撇却則直認君子爲小人是毛氏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務欲攻朱注而專以趨吉避凶爲知命則于孔子言殺身成仁孟子言舍生取義一層末之或思矣雖引董氏安處善樂循理之語何爲乎

水信無分於東西二句 集注言水誠不分東西矣然豈不分上下乎

毛氏曰如此則爾分東西我分上下各執一說如朱子與陸子靜辨之不勝輒曰各尊所聞各行所知此身所爲事乃以之詆孟子眞笑話矣孟子曰水信以爲無分東西乃亦不分

上下乎東西流者下故也此以下句解上句正對針語若曰誠不分東西則兩開矣

大昌按毛氏謂孟子是言水信以爲無分東西乃亦不分上下乎試問乃亦二字與朱注然豈二字神氣有何分別乎若上句朱注言水誠不分東西誠即信字即孟子言水信無分東西也若毛氏則反添出以爲二字矣蓋朱注亦是以下句解上句謂東西流者下故也毛氏乃謂爾分東西我分上下朱注並無爾我二字若改頭換面以攻朱注則何不可混說

楚之檮杌 集注檮杌獸名古人因以爲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

毛氏曰檮杌凶人名古四凶之一卽左傳史克去顓頊有不才子名檮杌而國語內史過謂是鯀者楚史官竊其意以斥凶德因借此名實則有名無議故檮杌不知何物杜預但注凶頑無儔匹之貌舊儒多事謂必是人而獸行因之僞造東方生神異經謂檮杌惡獸賈公彥注周禮遂以惡獸入經注中毋論爾雅以後凡釋獸諸書無此獸卽以神異經觀之檮杌有別號一號難訓一號傲狠今記惡獸而卽襲其言以爲別號傲狠已矣獸有誰教訓而名曰難訓此可通乎

大昌按神異經旣謂檮杌惡獸賈公彥旣用以注周禮則亦

非出朱注杜譔矣且朱注尚謂古人因以爲凶人之號則亦不專主獸名之說也假如朱注但用杜預凶頑無儔匹之義焉知毛氏又將援神異經并周禮賈疏以爭之矣毛氏訓獸有誰教訓然周禮服不氏周云掌養猛獸而教擾之

折枝集注以長老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

毛氏曰趙注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此卑幼事尊長之節因則子婦事舅姑問疾痛疴癢而抑搔之鄭注抑搔即按摩屈抑枝體與折義同又劉峻廣絕交論折枝舐痔盧思道北齊論韓高之徒皆折枝舐痔朝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

枝何附太平公主類則以非卑幼事尊長便屬媕諂故加爲
長者三字若折草木之枝卽爲人亦非難何必長者
大昌按朱注以爲折草木之枝蓋本于唐人陸善經之說但
此說惜于長者二字無着然舊注以折枝爲按摩說尤牽强
毛氏乃引鄭注內則疾痛疴癢而敬抑搔之以爲卽按摩之
事不知抑搔可解作按摩而按摩未可解作折枝也毛氏又
舉引折枝䑛痔等語以爲佐證不知孟子言爲長者折枝乃
尊其事易爲者以取譬豈反以按摩䑛痔之難爲者而言乎
且卽折枝䑛痔云者折枝猶李詩僅有折腰事權貴耳並非

以折枝爲按摩也惟文獻通考載周平園序陸筠翼孟以孟子言折枝乃撚折腰肢也文傳疑録亦云爲長者折枝搵腰亦曰股肢枝字通用折枝猶折腰古詩折腰再拜跪是也据此正合孟子言徐行後長者謂之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與此處爲長者折枝是不爲也非不能也同意

雖萬鎰 集注鎰二十兩也

毛氏曰此文襲趙注而錯者鎰古通溢荀子千溢之寶韓非子鑠金千溢俱不計輕重之數考周制以十六兩爲一斤而秦制改斤作溢則溢者斤之更名即十六兩也故漢志黃金

一斤注謂此周之金名高帝賜張良金百溢注謂此遵秦制。則一溢爲十六兩此確據矣若賈逵注國語以鎰爲二十四。兩則準之銖兩之數二十四銖是一兩則二十四兩是一鎰。此雖稍有見而未核實者若趙岐孟康作二十兩鄭康成作三十兩皆無據之言喪大記朝一溢米莫一溢米則溢本搤字之通搤者握也即一握米也而正義亦以二十兩強注溢米妄矣或曰鎰者春秋戰國間均物之名在銖兩斤鈞石五權之外故世鮮知者此言得之。

大昌按毛氏謂鎰通溢秦制改斤作溢則溢當爲十六兩然

趙岐服虔韋昭並云二十兩曰鎰孟康賈逵則謂二十四兩
毛氏謂孟康云　康成則謂三十兩通雅則從二十四兩之說
二十兩者誤
謂合三埒之數也各家不同如此竊攷古者權量度皆起于
黃鍾若五權之制一龠則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倍之則爲
兩二十四　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百二十忖爲
銖也　　　　　　　　　　　　　　　　　　斤也
十八易有十八變之象也然古律既不存即權量度之輕重
大小長短隨時變易如左傳易義云北魏及齊斗稱於古二
而爲一北周及隋斗稱於古三而爲一又歐陽公集古錄云
得漢銅甬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較之容三

斗重十五斤又沈括筆談云秦漢度量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當今十三兩據此可知每變而加重焉况有同時代而權量隨地不同者此所以一鎰而或又爲二十兩二十四兩三十兩各據所見而言則安在所謂十六兩者必爲確與且毛氏既以十六兩爲確據而又從或曰鎰爲戰國時均物之名在五權之外何耶

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爲仁本謂行仁自孝弟如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

毛氏曰此下大訛錯也孝弟是仁本孟子所言甚明仁之實

在事親則仁本孝弟也親親仁也則孝弟生仁也實者本也
草木從實生猶仁從孝弟生也如呂覽夫孝三王五帝之本
務其從管子曰孝弟者仁之祖也祖亦本也唐宗孝經序孝
爲百行之源源亦本也後漢仁孝先後論夫仁人之有孝猶
四體之有心腹枝葉之有根本也則直言仁是枝葉孝是根
本又唐元齡管子注謂仁從孝弟生則不惟本立甚明即道
生亦甚明乃以千百年不易之聖經而一旦顛之倒之而經
亡矣　然且改爲仁爲行仁改本作始夫本在宗書並無訓
始者自程氏說出而宋儒增注者直于本字下增始字

訓夾孝弟是行仁之始將君子務始始立而道生可乎
大昌按朱注本猶根也孝弟乃是為仁之本學者務此則仁
道自此而生也固無可議盖仁道甚大以天下為一家中國
為一人匪僅孝弟然必自能孝弟推之如孝弟則自不犯上
作亂故孝于親弟于長然後能親九族由是而仁民而愛物
也故圈外注載程子說首言本立則其道充大孝弟行于家
而後仁愛及于物所謂親親而仁民也故為仁以孝弟為本
論性則以仁為孝弟之本又曰仁主于愛愛莫大于愛親是
此有何不合而謂其顛之倒之乎毛氏議其謂行仁自孝弟

始故本作始以字書本字從無訓始者不知本猶根也朱注
且釋之其程子訓爲始者殆遵其義耳若謂必不當改本爲
始則中庸曰親親爲大孟子曰仁之實何以又言大言實而
不言本乎抑且毛氏謂有子言仁之祖祖亦本也唐宗言百
行之源源亦本也祖與源皆可言本何始字獨不得爲本乎
夫大學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皆以知所先後統承之則知本
與始原可通也況孝弟爲本對仁民愛物爲末而言並非
謂孝弟爲本而仁爲末也毛氏乃引仁孝先後論猶枝葉之
有根本也直解作仁是枝葉其支離踳駁如此猶欲議程子

顛倒聖經而經亡乎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集注有以自立則守之固而無事志矣

毛氏曰十五志學志大學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卽誠意愼獨止善去不善之學立者成立也舊注學有所成謂學至此有成立如樂記禮義立孝經名立于後世作成樹解故學記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直以成立二字訓詁朱注解立作守則字書無此訓且誠意愼獨作何守法此不知痛癢語也

大昌按立乃卓然有以自立朱注作守之固則于強立不反意未爲不切蓋夫子曰立于禮不學禮無以立而雅言又曰

執禮執者即執守之義也且云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守字原亘猶大易云貞者事之幹也舊注訓有所成固可然毛氏謂立必當從成立之解則夫子何以曰立于禮成于樂成立二字又有分乎且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以立訓守則于未可與權覺更有分曉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 集注於事物之所當然皆無所疑則知之明而無所事守矣 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于物者乃事物所以當然之故也

毛氏曰以經証經不惑是知人知天命是知天不惑是窮理盡性知天命是至于命不惑是誠明知天命是聰明聖知達

天德今必牽連謂不惑是當然知天命是所以然則錯矣又謂不惑知天命是事理二字則周章矣實則知當然便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豈有十年知當然又十年知所以然者

大昌按毛氏謂以經証經既將不惑知天命分屬知人與知天矣又謂不惑是誠明知天德是聰明聖知達天德夫自誠明謂之性乃不思不勉生知安行之聖人固即所謂聰明聖知達天德者有何可分爲四十五十乎且夫子不以生知自居故自言進德之序豈四十不惑而可以自誠明屬生知者釋之乎即下文六十耳順蓋謂學至是乃能知之至不思而

得亦非謂由于生知也。毛氏但譏朱注之錯。而不知其自解。則茫昧甚矣。又謂知當然便應知所以然。無大深淺。說亦未安。

六十而耳順二節 集注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知之之至不思而得也 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過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

毛氏曰耳順從心注引不思而得不勉而中爲解。此似有經據。而又不然。不思不勉安勉之分。謂不勉強耳。天下無生安而進之六七十者。且不思不勉一齊俱到。豈有十年不思又十年不勉之理。必以經証經。則耳順者是以小體爲大體。從

心者是以人心爲道心也孟子以耳目口腹當小體養小不失卽口腹亦非尺寸之膚何況耳目故耳目俱爲大體所關而耳先于目向志學立學但修此聰明睿知之身以進天德至此則耳無違拂四體皆喻將洪範所云作謀舜典所云闢聰皆從此無扞格也此身敎也尚書生民有欲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總之皆人心也向志學立學但止善去欲以爲盡性主命之本至此則善惡俱冥無事去欲人心卽道心矣洪範之作聖大學之絜矩皆不越乎此也此心敎也

大昌按夫子不以生安自居然豈不以學知利行自居乎則

至六十而後能知之至不思而得七十而後能行之熟不勉而中正所謂及其知之一成功一也故朱注以此釋耳順與從心不踰矩非無據矣毛氏則謂耳順是以小體爲大體從心是以人心爲道心夫孟子前章以口腹爲小體次章以耳目爲小體而背以心爲大體趙注甚明故前章曰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此章亦言大體小體則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則思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今毛氏乃以耳目俱爲大體所關全與孟子本旨相反

悖而牽淡于洪範作謀舜典闢聰以解耳順豈非支離且如其說又何以撇却口腹目而專言耳乎至解從心是以人心爲道心然毛氏旣謂天下無生安而遲之六七十者蓋以夫子不應至六十而後不思而得又至七十而後不勉而中也如其說則夫子必至七十而後能無耳去欲以人心爲道心是未至七十則人心猶未免有存也其說尤屬可笑矣至心教二字亦非儒門之言舊改以毛氏于言學問之事更屬隔膜。

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纂注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 又曰仁字

直聖字概

毛氏曰聖仁雖異名而實無異旨往在盧陵講學有問聖人何等施應山曰聖者通也聲人心通之謂也湖人楊恥庵曰如此則佛家所謂妙明覺性非儒學也曰然則字書何以曰耳呈爲聖曰字書何足據賢下從貝豈當貨取乎然則聖字何解曰以字書解字必不若以經解字之妥洪範云思曰睿睿作聖聖專以心言今此聖仁字亦應以經解之鄉飲酒義曰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假者大也養而大之仁也禮所云天子之立也嚮

仁而左聖然則仁與聖皆推心之恕以長養萬物淺深一體祇春爲生之本而夏爲養之末養祇遂生而春爲資生之源長養不窮故聖進于仁總之聖仁無兩學立達博濟無兩事以一心及物而已矣何理何地何横何直何高遠卑邇于此認不清則聖道聖學到處兩橛矣

大昌按聖仁豈得無異旨仁主于愛隨分自盡即小而愛一草一木亦謂之仁即如顔子簞瓢陋巷毫無惠澤及人亦不害其爲仁若必求能博施濟衆則仁之全量能造其極是則聖也譬之行潦之水亦水皆能于人有用也仁也大海之水

亦水是水之造其極也聖也故朱注曰仁以理言通乎上下聖以地言則造其極之名也毛氏乃謂聖仁無異詣又曰淺深一體然則夫子何以于聖則曰堯舜猶病而于仁則但示子貢以近取譬乎毛氏全不體會本章文義而欲妄攻朱注即至牽涉鄉飲酒義春産萬物爲聖夏假爲仁天子之立左聖嚮仁支離如此猶自謂以經證經而反笑人認不清乎

末節近取譬近字自對施濟之必博與衆言何謂無高遠卑邇且仁字直聖字横集注所未載又謂字書何足據然毛氏此編每據字書無此訓以攻朱注者十居四五矣何事於仁

二句作一氣讀事謂從事於仁也余有解說見問答續編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眞而靜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懼愛惡欲乃情蕩而性鑿矣故學者約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養其性而已

毛氏曰學字如大學誠意則自能謹好惡而無𢘓怒之病中庸明善則自能爲善去不善而無貳過之失此仍是聖學忠恕推情主善中事乃徒以天人付受處敘說一遍于學何與況此實二氏之說如黃庭經五行相推大歸一十六觀經所謂四德本五行六情出五性者此宋初儒人襯得之陳希夷

鶴林寺僧之說在先聖後賢從無此言。附解謂怒則不遷怒有不善未嘗再行則不貳過

大昌按此章圈外注載程子曰顏子之怒在物不在己故不遷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貳過也殆與毛氏附解者相彷彿毛氏以程子天地儲精一段實二氏之說又謂是宋儒得之陳希夷鶴林寺僧者在先聖先賢從無此言不知二氏之書但竊先聖之言而爲言耳今如中庸首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豈非即程子云其本也眞而靜五性具焉者乎大學曰有所忿懥恐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豈非

即程子云情蕩而性鑿者乎至云學者使情合乎中正其心養其性皆大學中庸孟子中之義蘊也即毛氏所言誠意則能謹好惡而無遏慾明善則自能去不善而無過亦不外此義也何獨議其出于黃庭經陳希夷等之說乎況毛氏此卷不知命一條引董仲舒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禮智非即程子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云云乎六十耳順條引樂記以感物爲性之欲非即程子云情出而蕩者乎乃謂先聖先賢從無此言毋乃自刺謬乎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十九

婺源戴大昌

小詁大詁類下

性相近也　兩節　說已見十七卷

子夏之門人小子全章　程氏曰灑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無大小故也又曰聖人之道更無精粗從灑掃應對與精義入神貫通只一理又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又曰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

毛氏曰自朱氏改大學不識誠意是大學首功妄以格物爲始事而北宋儒說又多以涵養用敬爲入門第一義遂依回遷就強坐灑掃應對爲小學謂古人自小學於灑掃應對已

涵養純熟持守堅定故入大學時便能窮理盡性作格物工夫則不特涵養持守在洒掃時即純熟堅定孩豎小子過於有始有卒之聖人此必無之事而且末即是本在子游抑末也本之則無困不通而始即是卒將子夏之或先或後教學區別諸諄諄皆多事矣　程氏所云洒掃應對即是形上即是精義入神即是聖人之事無精粗無本末無大小聖學聖道從此大亂大亂矣

大昌按毛氏此編歷以朱子改古本大學言之不一而足雖朱子分大學經傳固出己見然毛氏謂朱子不識誠意是大

學首功妄以格物爲始事。如毛氏說。則大學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者。可刪去乎。又所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者。亦非然乎。

又毛氏引程子四條。譏其以末即是本。是無精粗。無本末。無大小。聖學聖道從此大亂。不知此章圈外注首載程子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遠者。非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然後載此四條。朱子復加以愚按曰。程氏第一條說此章文意最爲詳盡。後四條皆以明精粗本末。其分無殊。而理則一。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

即便在此也則朱子已有辨正固無煩毛氏之嘵嘵也

致知在格物章句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

毛氏曰萅頭篇云格量度也黎氏大學發微云格物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致知致其知所先後之知此本經自解明白今祇就改本說則致知誠意正大學知行二字一大要領從來知行不分知者知此行者即行此若以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則未有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誠意者如謂事物只是知誠意只是行是知之與行斷港絕流也　或曰朱氏所言物亦即身心家國天下之物則於補傳所云即凡天下之物又

説不去矣朱氏明云十件物格到九件不妨則心身家國據其自説亦止三綱領八條目有多少條件而曰格十件格九件乎。

大昌按毛氏謂從來知行二字不分以朱注謂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則未有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誠意者不知窮至事物之理者欲其知善惡之分別到極處如如此則爲君子儒如彼則爲小人儒而誠意者則欲其爲善去惡之心不可有一毫虛假也安得謂所知在事物而所行在誠意以爲斷港絶流乎又朱子補傳卽凡天下之物一語所包者廣豈心

身家國天下反撇抛在外乎至朱子云十件物格到九件不妨不可格一件物未到十分盡處此不過舉似之言毛氏乃即三綱領八條目以詰難十件九件何其執滯乎

所謂誠其意者節　章句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惡惡好善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于已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已獨知之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毛氏曰致知與誠意雖先後相承而誠意下手實與致知不相拔如知止是知至善此即誠意之知能得是得至善此即誠意之行故正心以後皆著先後而惟此則無所謂誠意

必先致知又無所謂正心必先誠意其于先後二字一併抹
却若其所以先誠意而後正心者以用功從誠意始耳非心
意有次第也
正心無功夫以心無正法纔把捉即桎梏矣觀本文以心不
在反言不正則心在即正此與孟子存其心求其放心同
知本圖說曰假意發而善也即儒者之所謂理也則必實其
意以使之可行假意發而不善也即儒者之所謂欲也則必
實其意以使之必不可行
然謂好善惡惡務決去而求必得亦無此事去惡務決此固

然也。若為善則祇意之發。安能必得。知本圖說云。事親敬長信友。當下可行亦可得。若事君則虛意矣。虛意求必得。將必併此意而亦失之。此時正當求所以實之之法。度時所得為已所能為。預備于已。如顏淵問為邦。子張問為政。雖終身不事君而其所以事之之道無不實也。此誠意也。若求必得則末也

乃其說自謙。又闢快足于已。不可徒狥外而為人。則此宋學與聖學大相反者。聖學合人已通內外。忠恕一貫。忠者為已恕即為人。夫子老安少懷。孟子獨善兼善。孔孟一轍。況大學

明德要在新民中庸成己所以成物幾有大學首功而反被
外內分人己者且意之所發有何大惡其所謂惡不過自私
自利而已然而此念不去浸淫漸漬不至于爲大奸大惡不
止易云臣弒君子弒父非一朝一夕之故正謂此也則凡曰
務內曰自爲不爲人皆誠意之所謂惡者何自慊焉
大昌按毛氏此條可謂鶻突之甚矣毛氏既謂知止是知至
善此即誠意之知則安得謂誠意下手實與致知不相涉乎
且古本大學于正心以前雖無分章而首篇本有欲正其心
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而下文且又申之曰知

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毛氏何得謂惟此無所謂誠意必先致知無所謂正心必先誠意其于先後二字一併抹却豈非武斷乎蓋致知是第一要緊事如尾生之信證父攘羊之直王荆公之執拗皆因不能致知之故是以夫子謂敏亦慎言猶必就有道而正焉豈得謂誠意下手實與致知不相謀乎

毛氏既謂心在即正與孟子存其心求其放心相同夫曰求其放心則正心自有功夫矣故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即正心之謂也毛氏何得謂心無正法

毛氏知本圖說曰假意發而善也則儒者之所謂理也假意發而不善也則儒者之所謂欲也夫周禮曰儒以道得民孔子曰女爲君子儒史記漢書有儒林傳乃毛氏因朱子併將儒者二字推而外之若別爲僞學者能無得罪名教乎

毛氏又謂事親敬長信友當下可行亦可得若事君則虛意𡚁虛意安能必得以議朱注好善求必得之說夫事君安所謂虛意乎微論已仕者夙夜寅清恪共厥職固當求必得之即下而術莽之臣輸將則恐後力役則子來戰陣則效命莫非求必得之毛氏知本圖說得毋教人不忠乎

朱注不可徒徇外而為人政以釋自慊之意乃毛氏因為人二字徑牽涉于成己成物話頭以為忠恕一貫忠者為己恕即為人若但為己不為人此自私自利即意之所謂惡其漸至于弒父弒君皆因乎此不知言各有當此之所謂徇外為人固即下文小人所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也非成物之謂也毛氏不分黑白但見有不可為人一語即以其為己而自私自利為意之惡然則夫子所言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者竟俱可議乎毛氏前既誤解今之學者為人而于此又言之豈非因攻朱注而背聖言

乎。

天命之謂性章句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

毛氏曰左傳天有六氣降而生五行至于含生之類皆感五行生矣惟人獨稟其氣之秀者故禮運曰人者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氣也是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天心與天德而受以爲質所謂天命者命以是矣今乃雜理氣于形氣之後毋論理不是性卽事物之理原非性卽使理果是性而乃質既成而始付以性則生理絕矣又且人有天德物無天

德。犬之性非人之性。子思說此指人不兼物言。故六氣五行。人物所共。而既已成性。則截然分別。乃物以性爲人物之生。既以道爲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終以教爲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試問牛犬率性。何便是道。且牛犬當修道耶。大昌按毛氏謂人物之生。皆感天氣。而人獨稟天心與天德。所謂天命者。命以是與。謂朱子章句雜理字於形氣之後。窮事物之理。原非盡性。不知夫子說卦傳明云將以順性命之理。何得謂理字與性不相涉耶。毛氏又譏爲既成而始賦以性。則生理已絕。然章句本云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固不

分兩候毛氏謂質既成而始賦以性另添既字始字則改頭換面矣　毛氏謂子思說此爲人不爲物然章句亦重在人不在物其云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猶易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也讀者自當心會毛氏乃以牛犬率性何便是道不自知其執滯不通矣且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章集注載程子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云云毛氏則譏其此出于二氏之說今因此節章句渾言人物之生毛氏則亦自云含生之類皆感五行以生惟人獨稟其氣之秀者曾不慮其前後自相剌謬耶

是故君子戒慎至慎其獨也朱子曰戒慎做存養工夫慎獨只是省察又曰存養是靜功夫省察是動功夫

毛氏曰戒慎恐懼分不得靜存動察。不覩聞是微隱即是獨無兩時兩地。戒慎恐懼即是慎。此際不當有兩層工夫。況大學中庸係聖學相傳。一門授受之書。豈宜下手即牴牾如是。此非當身體驗過未易指析。大抵大學心意與中庸性情雖有異名而工夫只是慎獨。以心意言則心是中。意亦是中。所謂誠于中也。以性情言。則性可言中。情不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是中而發而形外。即將達之天下也。況儒者貴在實

踐徇[illegible]門術輙曰動察爲知有察不得者張仲誠曰喜怒哀樂一察便偶幾見察喜尚能喜察怒尚能怒者是以夫子哭顏淵不知爲慟過舊館之喪則一哀出涕是聖人亦未動察而以此直提要功分作兩橛豈學者入門所宜有乎

大昌按既曰不覩不聞又曰莫見莫顯原分兩層若如毛氏謂不覩不聞即是隱微即是獨何以又指出莫見莫顯乎盖中庸末章所引詩云潛雖伏矣即謂隱微也其云亦孔之昭即謂莫見莫顯也其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即所謂獨也其曰內省不疚即所謂動察所謂愼也此

以經証經之明確者也毛氏何得謂無動察工夫乎孟子云欲知舜與蹠之分利與善之間也正動察之義

毛氏謂此是聖門傳授之旨非當身體驗溢不能指悉觀毛氏之意甚不容朱子自任聖門道統之傳而毛氏此編屢以講學及當身體驗動自誇許何不肯容人者而已又欲攘而攘之耶

且其謂性可言中以喜怒哀樂未發是中也情不可言中以即發則形外即將達之天下也不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乃不偏不倚之中非中外之中則情雖發外而皆中節何

不可謂之中和即中也又舜用其中于民則雖達之天下而亦可言中毛氏何以謂情不可言中乎又謂喜怒哀樂一察便僞以此譏朱子動察之說不知聖人從心不踰情自合度則雖哭回而慟亦發乎情所自然若其於他弟子或不同矣至學者于喜怒哀樂正須隨事省察方能中節否則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不正則心不在矣不然何以不遷怒獨推顏子能之乎毛氏謂有察不得者曾是借身體驗過來人而爲是言乎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章句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

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毛氏曰道卽天道人道之道。猶率性之爲道中和之爲達道。是誠之見于行者卽誠也。今乃以誠爲心爲本以道爲理爲用則支離破碎極矣。且又以自成屬物自道屬人。膠轕之中又生繆葛。中庸一書眢瞀極矣。試問天命之謂性並無物字。而必合人物此誠者物之終始曾無人字而必分人物此何故也。

大昌按章句去誠以心言道以理言。試問天下讀書人果有語術與否。不解毛氏何以謂爲支離也。且又謂誠者物之終

始曾無人字以議章句分言人物之謬不知本文云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夫君子豈非謂人乎

仁義禮智根於心朱子曰君子氣宇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个根便着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爲氣禀物欲一層隔了這个根未着土茲有殘忍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心便沒了智之根今人只要去其氣禀物欲之隔令四者之根着土而已

毛氏曰根心謂根之于心。此即古所云生心之謂性者。其不曰生而曰根。以心性同生。原是一體。要之心是根。性不是根也。今直以性屬根。曰仁之根。義之根。已乖矣。然且於根外又

添出兩層曰氣稟物欲曰土不知所指何物向使土是心則不當曰君子根着土衆人便根不着土謂衆人無四者固不可謂衆人無心尤不可也土是心又不當曰殘忍之心沒仁根頑鈍之心沒義根以養根之心而反至沒根固不可通且又不當曰去其沒根之隔而使之着土以去心之根而復使之着心尤不可通也

大昌按毛氏此條所引朱子之說皆集注所未載此可勿論者也第即朱子所說蓋亦謂人原有生安學利困勉三等次言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于心自屬上等若其餘衆人則須

去其氣禀物欲之蔽而後能復全其仁義禮智之心如中庸言誠之者擇善而固執孟子言有四端於我者皆知擴而充之矣固無錯也至謂根着土不着土不過曲譬之諸毛氏借此喚牙拌舌遂見迷滯不通而已

操則存舍則亡一節　孫子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耳

毛氏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有操惟心之謂何分明指心言蓋存亡即出入也惟心是一可存可亡可出可入之物故操舍惟命若無出入則無事操存矣乃故翻說曰出入以操舍言夫天下無操存而尚莫知其鄉者君曰以舍故莫知則出

入以操舍言而獨與知其鄉四字專以舍言可乎

大昌按程子之說固謂心存則爲入亡則爲出然存亡出於操舍故曰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言耳今毛氏旣解云存亡則出入也而復背程子出入以操舍言爲紕繆則毛氏不亦自相矛盾耶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二十

婺源戴大昌

貶抑聖門類上

毛氏曰貶抑聖門。從夫子始朱氏語類。于論語首章即曰禪家一棒一喝。却掀翻了也得个快活學而時習之。看來好支離。又曰如今不敢說時習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許時習其掀壘以攻儒如此。但未經大全所採則說不勝載。若集注貶抑節節有之。名爲補救實所以擷正夫子之失。瑞說煩難以標列觀者從此類推可也。

大昌按朱子語類原有忌嫉朱子者別有添造如云秦

槍也是有脚力的。又岳飛也是個跋扈的。皆某所親入前人已有辨明者。戴東原云王陽明皆倒亂朱子年譜謂朱陸先異後同則陽明且然況其他乎。今如毛氏所引禪家一棒一喝學而時習之看來好支離。必非朱子之言。且朱子若以此語爲支離。而又曰須看得見那物事。方許時習。何復欽重此語耶。毛氏不察。直謂其挾器以攻儒誤矣。

子曰管仲相桓公二節 程子曰桓公兄子糾弟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使桓弟而糾兄則管仲之與桓不可同世之仇也若計其後功而與其事桓聖人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啟萬世反覆不忠之亂乎

毛氏曰此直面叱夫子矣。夫子許管仲之德。是重事功。乃不契于夫子之說。特變亂其事。謂桓公是兄。子糾是弟。故管仲可以相桓。召忽不可以死糾。則是兄有君臣。弟必不可有君臣。其說固已難通。然且桓實是弟。糾實是兄。則夫子此言。毋乃害義之甚。啟天下萬世反覆不忠之亂。是害義者夫子也。夫子自此不容於天地間矣。若糾兄桓弟。則三傳及史記諸書皆然。惟漢書以忌諱改殺兄作殺弟。然韋昭適即注明不容錯者。附解又謂朱子借程子說誣夫子害義反覆啟禍亂

大昌按此章圈外注載程子此段說話。末復云如唐王珪魏

徵不死建成之亂而從太宗可謂害於義矣後雖有功何足贖哉蓋程子謂若使桓弟糾兄則仲事桓爲害義聖人稱之則爲啟亂其論原欠中正是以朱子復自申說曰愚謂管仲有功而無罪故夫子獨稱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後有功則不以相掩可也朱子此論最爲平允正是不以程子之說爲然故引其說而折衷之俾學者毋過信程子之說耳毛氏大聲追議程子而乃謂朱注借程說以誣夫子害義啟亂豈非欲誣朱子以愚天下人乎憶

其爲人也孝弟章　已見十八卷孝弟也者一條

吾日三省章　謝氏曰諸子之學皆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眞獨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

毛氏曰此論語開卷記曾子傳道之言乃就其三者按之皆爲人之學其所云傳不習乎者舊注謂以我之所習傳之於人與上文爲人謀與朋友交一類朱氏于爲人謀與朋友交絕不一涉但云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而于傳習則反舊注曰傳謂受之于師習謂熟之于己其有意補救已彼容矣乃又摘出忠信二字謂忠信是傳習之本則所云得爲學之本者非頌曾子實自頌以隱惝之與辨且特引謝顯道語謂學

愈失其傳之有弊單借曾子子思孟子以詬詈其餘亦獨何與

大昌按曾子所謂不忠不信不習三者皆以日省吾身之事並非爲人若今之此者爲人力自炫以求知于人耳至儒者欲立欲達一視同仁自是物我無間惜與墨子兼愛有別豈得以爲人二字混盲之乎毛氏毎以爲人二字爲聖學眞傳而于此又舉以指曾子謬之已甚矣且其從舊注謂傳不習乎者是以我之所習傳之於人若然則曾子當云習不傳乎不當云傳不習乎矣已見改注條至毛氏亦嘗朱注爲貶抑聖門

今于此注稱曾子得爲學之本又謂其非領曾子實自領以隱愧之試問天下後世毛氏之言其得爲公論乎

季氏使閔子騫章　謝氏曰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肯從而臣之哉　又曰在聖人則可自聖人而下由也不得其死求爲季氏附益皆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

毛氏曰夫子一門多事季氏即夫子已先爲季氏史爲季氏司職吏而概以犬彘詬之輕薄極矣然且挽回聖人則可一語則聖人應事犬彘矣備者不明理幾曾見閔子好石隱恥事叛亂祇以費本巖邑又經叛臣竊據實恐難任故辭之

顔墅乖非其不肯仕大夫之家也況投鼠當忌器祇借一子騫而陰陋聖門顔閔諸賢已寒心矣乃論語且有仲弓為季氏宰夫偏存四賢有何優劣而曰畢事大熊使注論語而不知仲弓為季宰是為茂經既知仲弓為季宰而故作是言是謂侮聖

附解又謂由求事季氏不特夫子許之且欲倚之以行道

大昌撥謝氏謂閔子視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此自不過推贊閔子耳恭士各有志不相強亦不相背也有如史魚以尸諫蘧伯玉從近關而行亦若相反而夫子一一以直哉稱之一以君子稱之豈必以此而劣彼乎又如由求於官兵農禮樂

曾點言沂水春風志者不識而夫子于點與之於三子亦與之又豈以此而劣彼乎今毛氏因謝上蔡不曾大識四字遂以其推閔子者即以之劣仲弓豈非執滯不通且又謂其是陰唾聖躬不亦文致之甚乎又毛氏此卷本謂其貶抑聖門乃于三省章之推崇曾子與此章之推贊閔子則又吹毛求疵肆其簧鼓誠何心與　又謂由求事季氏夫子許之且欲倚以行道以辦臣事大識之非然論語所載子路則爲季氏愍志於公伯寮冉求則夫子罪其不救旅泰山罪其附益非吾徒又曷言二子俱爲具臣又謂不救伐顓臾爲虎兕出匣

龜玉毀櫝分崩離析而不能守則謝氏所云旣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者豈非然乎

憲問恥節　集注憲之狷介其於邦無道穀之可恥固知之矣至於邦有道穀之可恥則未必知也　朱子曰邦有道不能有爲只小廉曲謹做得甚事　又曰夫子知其學之未足有爲雖無枉道之誠而未免干素餐之愧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原思學不足有爲在諸書並無考據惟論語記原思爲宰係夫子所使向使思不足有爲則此一恥在夫子矣況素餐二字正與與粟九百不聽其辭相對那思本不足餐而夫子强之餐思以素爲恥而夫子必使之無

恥此是何　故且思之狷介原屬有爲所謂人有不爲也而後
可以有爲與道學淸班徒食月進者不同吾不知淸班授餐
者亦曾做一事與否

大昌按及門大槪問業所以請益也夫子之敎凡以勉其所
不足也今夫子於憲問恥而首告以邦有道穀朱子因而釋
之謂知其學未足有爲雖無枉道之戒而未免于素餐之愧
試問此解邦有道穀句有何不合若謂思會錯不當以素
餐爲言然則夫子云邦有道穀亦不當以穀爲言矣毛氏務
攻朱子而忘却本文乎

樊遲問知章　集注此必因樊遲之失而告之

毛氏曰此汎告以知仁之道而乃曰因其失則遲之不務民義不遠鬼神不先難後獲從何處見之

大昌按樊遲之失固無可考據但毛氏概以夫子答及門之問總是汎汎告之因以訾朱注爲貶抑聖門則竊有不盡然者如子路冉有同一問聞斯行諸而夫子一則告以有父兄在一則告以聞斯行之以此類推則毛氏謂總是汎告爲不可通矣

樊遲請學稼章　楊氏曰樊須遊聖人之門而學稼圃志則陋矣辭而闢之可也待其出而後言

其非何也蓋於其問也自謂農圃之不如則拒之至矣須不能問不能以三隅反矣既出而懼其終不喻也求老農老圃而學焉則其失愈遠矣故復言之

毛氏曰樊遲亦由賜後第一人。乃一啟口非受謾罵。即被譏訕。究其罵之訕之者仍坐不能解經故既罵以志陋又謂夫子唯恐其不能喻。具向老農老圃而就學。故使之知之則直規遲爲下愚木石無人理矣。 漢儒原云遲思以學稼教民。直欲以本治天下。一返后稷之教其志甚大惜其身淪于小民而不知也。此遲有大志而夫子抑之。 小人即農人尚書知稼穡之艱難。則知小人之依是也。遲思以身教故夫子自

請不如農人且和遲爲農人要知據此一請有敵戰國神農並耕西秦今墾之意其所繫大矣

大昌按謂遲思以稼教民乃朱邢氏正義之說毛氏以爲乃漢儒所解謬矣邢疏謂遲思以躬耕教民故夫子以信禮義示之則民自襁負而至何用以身教稼耳乃毛氏謂遲此志甚大故夫子抑之然夫子明云小人哉樊須也何曾謂其有大志而抑之乎　毛氏旣引尚書小人之依以爲小人即謂農人也乃一請遲此請有敵戰國神農並耕西秦今墾之意所繫大矣則尤可怪也夫毛氏譏楊氏貶抑樊遲者亦不

過謂其志陋然志陋尚從小人二字推出若毛氏所以推尊樊遲者則戰國神農並耕之許行孟子所謂非先王之道者也又爲西秦令墾之商鞅則千古之罪人也假使集注有如此議論毛氏不知若何罵喙矣

司馬牛問仁章　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則牛之易其言可知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牛多言而躁多言非多問也聖門問仁已不可多得牛既能問而又切問烏可少之子路問聞斯行問如斯而已乎豈子路亦易其言者耶

次昌按毛氏謂多言非多問也殊不知牛大概是一多言人耳

君問夫子告以其言也訒總是欲將以為仁之道並非因牛多言而發則子貢問君子夫子告以先行其言子路問君子夫子告以修己以敬何以下章牛問君子而夫子獨告以不憂不懼則豈非因牛常憂向魋作亂而勉以內省耶觀此可以類推矣

宰我問三年之喪 朱子曰聖人不輕許人以仁亦未嘗絕人以不仁今言予之不仁乃予之良心死了也

馬氏曰此似難勉而屬然亦不應裸罵至此裸罵則聖門無色矣況宰我此問亦有所本則傳親喪以期為斷再期則加

隧矣故當時言禮亦多有二十五月而畢喪之文然且其說有期年可斷天地已變四時已易諸語與宰我意正同向使是文後起則經夫子討厲後未有反襲宰我說以自取戾者大昌按毛氏謂問傳有親喪以期為斷再期則加隆等語以宰我此問亦有所本朱子不應祼駡然此章朱注載尹氏曰短喪之說下愚且恥言之宰我親學聖人之門而以是為問者有所疑于心而不敢強焉爾非斷外注可見朱注已為宰我推原其情乃毛氏曾不之及而偏引朱注所未載者以為祼駡其誣孰甚論乎又毛氏於問傳此文旣謂不是後起何以他

雖于儀禮周禮及戴記之文每識其爲戰國時書爲漢人雜記又以爲不足據乎。

賜也何如　集注子貢見孔子以君子許子賤故以巳爲問而孔子告之以此

毛氏曰子謂子賤與子謂公冶長子謂南容並記原來一時之言自邢疏妄疑三个子謂章相連遂及此章因謂子貢見夫子屢說諸弟子不及于巳故問之此稚僻可笑者今注雖非邢疏而又去長容獨取子賤則又何以知子賤之謂獨與子貢之問不爽片刻總之有意吹索不計礙理與不礙理雖此亦無大關係然胸懷猥陋微澀歧思一似學人身慣從此類

滅何可讀其背而坐視其狠藉有如是也

大昌按此朱注畧用邢疏之說亦無甚礙理毛氏何至大加呵斥且毛氏謂何以知子賤之謂與子貢之問不爽片刻然毛氏又何以知子賤之謂與子貢之問必不同時也況即謂子貢見夫子許子賤故以已爲問亦學者欲自考其所至之意如夫子亦以女與回也孰愈爲問固非胸懷狠陋亦非涉忮忌而毛氏作如此肯定自見其胸懷之狠陋與忮忌而已

子貢曰如有博施章　呂氏曰子貢有志於仁徒事高遠未知其方孔子教以於己取之庶

幾近而可入雖博施濟衆亦由此進

毛氏曰博施濟衆不是馳騖高遠此即聖道仁道一貫忠恕之極至處祇聖道該忠恕而由仁達聖則必從強恕求仁以馴至乎聖此節子貢終身行恕之終事也大凡聖道貫博濟必由于盡己性盡人性以至于位天地育萬物並非馳騖故大學明德必至新民中庸成已必至成物孟子獨善其身必至兼善天下而乃以子貢爲徒事高遠此可謂知道知學者乎。

大昌按毛氏既自云由仁達聖則必從強恕求仁以馴致乎

聖則與夫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矣今子貢言仁豈非提及行恕之事而開口但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濟衆則豈非舍己而徒事高遠乎故夫子折之曰堯舜猶病又示之以能近取譬而毛氏乃又謂子貢豈非馳騖以呂氏譏其徒事高遠為非則毛氏於此固亦半明半昧而已

子貢問士章　集注子貢能言故以使事告之葢為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而已　程子曰子貢之意葢欲為皎皎之行聞于人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

毛氏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豈無抑能言之意豈因此推求本文而三不得及考小注有陳氏詳注解曰不獨貴于能言

蓋以行已有恥為本也則又告行已非告使事矣且子貢無恥亦妄據也

若程氏所云子貢將欲為皎皎之行故夫子告之皆篤實自得之事則與夫子所言正柄鑿相反夫子明尚事功特以使命不辱者加于篤實自得之上聖言具在反覆可驗也

大昌按朱注謂為使之難不獨貴于能言者蓋重在不辱君命耳春秋時如魯叔孫昭子之見執于晉在漢則蘇武唐則顏魯公韓昌黎宋則富鄭公明則王禕輩乃克當之蓋不辱君命亦由其平日能行已有恥也毛氏再三求解不得係自

不悟于朱注何以爲　聖毛氏辨正程子之說則于夫子語氣爲得

棘子成章　集注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毛氏曰此貶抑聖門之尤無理者禮凡言文質只是兩相對待之辭並無曰質是本文是末者若輕重之說尤非必講輕重則斷宜重文何則夫子嘗發周之季文且漸發郁郁從周明見口語麻冕純儉形諸詠歎若唐宋以後則文已絕矣無論其他則即禮經四十九儀周官經五卷其間名象服物采章曾無絲毫見于世士君子初有志當發憤重文竭力挽回

之不暇而反曰守約反曰子貢與聖重不可救乎夫昌按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則言文質不可偏勝何也今毛氏務攻朱注竟曰若論輕重則斷宜重文謂士君子有忠當務博學文竭力挽回之不暇若然則夫子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亦不合矣假使朱注有此說毛氏將又必譏其蔑經矣

子貢問為仁章　集注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故以是告之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子貢悅不若己者此出自家語辨惑然皆不足據者且此處並無此意事賢友仁是為仁取資之

毁事何必又以此波及之

大昌按子貢悅不若己者既出自家語說苑兩書則非朱子杜撰矣總之毛氏徵論是何書一經朱注採入則皆以爲不足據矣且夫子特告以善事必先利器因以事賢友仁勉之又安得謂此處並無此意乎毛氏總執定夫子泛告之說以攻朱注則聖人因人施教之意不見矣

予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 集注子貢正以言語觀聖人者故疑而問之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子貢君言辭之科誠有之矣若云以言語觀聖人出自何書況知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則與以

言語觀聖人者正是相反。而何以言之

大昌按聖人以身示教。故及門于其一言一動無不體驗。如子張問與師言之道與其明證也。則謂子貢以言語觀聖人。正是指其聲學不解。毛氏何反列諸貶抑聖門之條也。且即子貢稱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亦正見子貢留心于聖人之言語處。又何謂以言語觀聖人者正相反乎。

季氏富于周公章　范氏曰求也有以政事之才施于季氏故爲不善至于如此由其心術不明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毛氏曰此聖門敗闕既已顯著則從而盡情呵罵應所不免但聖門仕季氏有何不是夫子初作季氏小史繼作孟氏五屬臣及進爲司寇而後出賜之徒得以入仕是聖門雖不返身亦求仕不得此亦何處可急而乃以急仕責之

大昌按次節朱注言聖人惡黨惡而害民復云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是則朱注固未嘗盡情呵罵也若范氏說亦圈外注耳

至毛氏又引朱子語類三條皆集注所未載者即其所引者惟第一條有謂求却是自扶不起之語若第二條有云使求

仕季氏。能勸之黜其跋僭而忠于公室。則庶乎小貞之吉矣。曰然則夫子曷不于其仕季氏而責之曰聖人以不仕無義而猶望之以小貞之吉也第三條云若季氏雖富而取于民有制亦何害此必有非所當取而取者故夫子如此說是亦未嘗無情唾罵也前未及錄故附載之

過猶不及 集注道以中庸爲至賢知之過雖若勝于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

毛氏曰子張賢知固有之若子夏愚不肖則夫子曰中定無有此按中庸過不及以道教言道教屬君子而過與不及則屬之鮮能之民如云夫婦之愚不肖者者此過不及專以氣

質言謂氣質不齊有此二等然無可優劣有時過勝不及有時不及亦勝過故曰猶猶者等也此當引洪範三德証此猶字正直是首德高明剛克沉潛柔克即過不及也三德並列有何勝負。夫子祇告以不偏勝原未嘗以兩皆失中爲言

大昌按朱注賢知愚不肖云者因中庸道之不行節本有此數語故引之以釋此句耳非以愚不肖定指子夏也毛氏謂中庸之過不及以道教言其不及蓋指夫婦之愚不肖若此句過不及專指氣質不齊不知夫婦之愚不肖亦即氣質也有何可分乎又謂當引洪範三德証此猶字以高明沉潛即

過不及亦自可通然質按之洪範明言高明沈潛不若中庸之明言過不及也又謂洪範三德有何勝負夫洪範明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豈得與平康正直者不分勝負乎然則過與不及者亦將與中庸者不分勝負乎又謂夫子答語原未嘗以兩皆失中爲言不知言惟上知與下愚不移則自知有中人之性與言過猶不及則自知其皆失中按洪範本言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今毛氏高明剛克沈潛柔克或係筆誤又毛氏此條仍有引檀弓文附見廿一卷堂堂乎張也一條按語

爲知賢才而舉之集注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故孔子告之以此程子曰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興邦一心可以喪邦只在公私之間耳

毛氏曰此將抑聖門之大無理者夫子云舉賢才此重在舉者而仲弓謂不知何舉蓋稍疑乎子言之不及知也而夫子則仍重在舉故曰爾豈無一知者苟能舉則無不知矣何公何私何大何小而程氏吹索必求其弊然其說難通朱注將本文知字上加一盡字然後程說可入于是直接程說以責之以爲知必盡已出則私心衆夫人有良心仲弓德行之列夫子稱其可南面乃直誅其心謂可喪邦則覺從無可詬詈處遂空造揑使其無所容于天地間而後已人有良心何可作是言。

大昌按此節孔注云女所不知者人將自舉之則賢才無遺邢疏因謂仲弓言賢才雖可徧知則朱注謂仲弓慮無以盡知一時之賢才者蓋本注疏之說毛氏乃謂程子有意吹索故朱子將本文知字上加一盡字然後程說可入豈非真有意吹索朱子乎且毛氏自解亦曰爾豈無一知者苟能舉則無不知矣此亦明示仲弓不必慮無以盡知之意則毛氏不亦自相矛盾耶

至程子謂一言可興邦喪邦只在公私之間原係推此義則自指後世權奸一流人說不復貼仲弓矣毛氏即或譏其不

應因仲弓此言充義至盡甚失立言之體亦未嘗不持論平允乃竟卽盡情暱罵謂其直誅仲弓之心可以喪邦憑空揑造喪其良心必使程朱無所容于天地間而後已想世有識者亦必有能辨之者矣

非才之罪也　集注才猶才質人之能也　程子曰才稟乎氣論才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朱子曰程子說才字與孟子小異孟子專指其發于性者言之故以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稟于氣者言之則有善有不善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

毛氏曰此又貶抑孟子矣從來言性情無言才者孟子始創

出才字于情字之後。指情之所用爲言。故于此以非才之罪。與情可謂善。一反一正。而下文牛山章。則直以未嘗有才與豈人之情。合才情而爲一字。則才本屬情。不屬性者。今乃誣坐孟子言才發于性。已非是矣。且又朱曰才質。程又曰氣稟。則仍是氣質之性。不惟非才。亦併非情。可怪之甚。然既作與說。或姑兩存。乃復厚貶孟子。謂孟子言疎。程子言密。及究其所言密。謂以氣質言才。則雖有不善而不害本性。若專言才善。則性雖本善而已無省察矯揉之功。夫所云求則得。舍則失。正用功也。孟子惟恐人不省不察。而特警之曰弗思。惟恐

人不用功不能擴充故又申之曰或相倍蓰不盡其才乃大文明以才字屬用情之功而又謂之踈謂不如程子則雖欲解之爲非貶抑得乎

大昌按此章集注載程子說有云才禀于氣氣有清濁禀其清者爲賢禀其濁者爲愚學而知之則氣無清濁皆可至于善而復性之本湯武身之是也朱子因有愚按孟子專指其發于性者言之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禀于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强弱之不同矣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朱子所謂君子言密者不過以孟

子弟言非才之罪。不能盡其才。未言才有高下之殊耳。程子則謂才稟于氣。氣之清濁。是才自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如中庸言人果能百倍其功。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也。故朱子謂不可無省察矯揉之功。正是發明孟子求則得。舍則失之旨也。乃毛氏則深沒程子一段說話。但舉才稟於氣一語。因以朱子所言反覆辨論。坐以貶抑孟子。噫嘻。亦可謂彼猾之甚矣。

駁毛西河四書改錯卷二十一　　婺源戴大昌

貶抑聖門類下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章　程子曰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便是這氣象也問求赤謙遜可謂達禮何以無曾晳氣象朱子曰二子只是曉禮之皮膚曉不得禮之微妙處若曉得便須見得天高地下合同而化道理矣曾點却見得這个氣象只是見得便休所以不把當事

毛氏曰夫子原講用世故曰知爾何以以者用也曾氏以狂士偶見異耳有何氣象沖沖漠漠作二氏行逕而曰子路惟不達為國以禮的道理所以無此氣象乃二子謙退又曰祇

見得禮皮膚終不得天高地下合同而化道理則必如華山道士之神遊合漠始有個微妙氣象矣且夫子當時祇一禮字不知何處有皮膚微妙二義比較氣象此皆大全所載若他書則希夷壽涯一齊都來何止于此

大昌按程子謂子路不達為國以禮的道理自是本文所有若毛氏所引朱子之說則集注所未載者今按其注所載程子有云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

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是朱子所載程子之說乃言曾點能知老安少懷之志而毛氏曾不之及妄罪以作二氏行邏又曰必如華山道士之神遊含漱可謂風馬牛不相及雖獄吏亦無此文致矣

子路使門人爲臣楊氏曰非知至而誠意則用智自私不知行其所無事往往自陷於行詐欺天而莫之知也其子路之謂乎

毛氏曰夫子從政諸子皆爲卿大夫其時執贄具在也夫子去官非見擯者則臣僕所云君臣禮雖亦無不可第此時無有如近代在籍官喪塟之例非見任者故夫子不許耍之子

路原非矯詐欺誑有害天理而注以不能致知誠意重病子路豈聖門定不肖耶

大昌按朱注云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固未重詬子路即楊氏謂非知至而意誠亦祗是推原子路無臣而爲有臣之失若行詐欺天四字則本文所有非楊氏所加也豈夫子責以行詐欺天不爲重詬而楊氏謂其非知至意誠則爲重詬耶使門人爲臣解見余四書問答毛氏亦未明

子行三軍則誰與謝氏曰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志亦卑矣

毛氏曰行三軍非細事自神農伐補遂黄帝伐蚩尤皆帝王

所不免故易于師卦曰開國承家又曰可以王矣未嘗卑也
況臨事而懼亞夫子愼戰之意是夫子明白告說並不貶抑
讀其書者反鄙棄之可乎

大昌按此章集注載謝氏曰聖人于行藏之間無意無必若
有欲心則不用而求行舍之而不藏矣子路雖非有欲心者
然未能無固必也至以行三軍爲問則其論益卑矣是謝氏
之說謂子路但舉用行爲問已非夫子所以與顏淵之意
況又專指行軍一事乎且謝氏又有云夫不謀無成不懼必
敗小事尚然而況于行三軍乎則謝氏亦非以行軍爲細事

而謝與之也今毛氏截去謝氏說首尾特將中間其論僉单語以爲嘗議附解并識宋人不知有人理是誠何心哉

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胡氏曰今之成人者以下乃子路之言蓋不復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矣

毛氏曰此聖賢尚事功重材幹此一段曰今之成人者與子貢問士章之特抑言行信果者爲硜硜小人子路問仁章之特抑數身殉死者爲匹夫匹婦一例蓋賢聖最忌是自了漢明德不新民成已不成物獨善不兼善非聖道即非聖學

此節胡氏以今之成人者以下爲子路所言在前儒僉無此

說引此已自無理然且借子路以暗僾夫子謂不復有聞斯行之之勇而有終身誦之之固向使此言果出子路亦屬疑義不宜輕口詟詟況明是子言則直訴夫子矣苟稍知聖道聖學稍有忌憚必不至此

大昌按朱注自解本以此節為夫子之言但以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謂其亦可為成人不過是對上節文之以禮樂者稍遜耳而毛氏謂與子貢問士章之貶言行信果者為硜硜小人子路問仁章之貶致身殉死者為匹夫之諒一例鄙夷則誤甚矣且此與明德不新民成己不成物獨善不

衆善有何交涉

至引胡氏以次節爲子路所言亦以另有曰字耳而朱注亦云未詳是否且既以爲子路之言則與夫子無關何謂借以曉使夫子乎盍聞斯行之與終身誦之皆子路之事何以謂直誚夫子乎是爲文致之無理矣

請益無倦　吳氏曰勇者喜于有爲而不能持久故以此告之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喜于有爲故先勞不能持久故無倦是救病則先勞添症候矣先添症而後救之無此救法況救病則何待請益萬一不請則此病何時救之

大昌按夫子教以無倦者欲其勿倦于先勞耳何謂先勞爲先添症候乎若子路不請益則是自知勤于先勞則不須告以無倦矣乃謂先添症而後救之無此救法集注補所云極其無理毛氏引之適見其無識矣

衛君待子而爲政章說見十一卷夫子爲衛君乎十六卷必也正名乎

子曰聽訟章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爲國而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此有意講求矣片言宿諾故連類記及此節何與乎況子路生平夫子稱曰可使從政又曰可使

治賦故四科在政事之列若其治蒲如曰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忠信而寬故其民不偷明察以斷故其民不擾此于無訟何減乃以一時率爾之對稍失遜讓遂定其終身耶

大昌按子路治蒲如所引恭敬以信忠信以寬明察以斷要仍是片言折獄能事耳若使民無訟則唐虞四方風動之上理故大學亦以此為新民止至善之驗豈易能之毛氏乃謂子路之治于無訟何減然則夫子何不直以無訟許子路而僅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且自謙遜其肯以許子路耶

子路問事君章　范氏曰犯非子路之所難也而以勿欺為難故夫子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也

毛氏曰子路生平以不欺見稱故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曾尚欲要路一言以為信豈有事君反出于欺者此不過正告以事君之道而注者必曰對病發藥聖門無完行矣且勿欺而犯之有何先後而以先後指定之

大昌按范氏謂教以先勿欺而後犯亦是如毛氏說正告以事君之道耳非必謂子路有欺也而毛氏乃以為對病發藥聖門無完行譏之然則非譏集注是直譏聖言為不然矣

堂堂乎張也二句　釋子曰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推此則子張過

于薄故難
並爲七

毛氏曰此較大文又深一層又增一罪案毋論檀弓不足据即可据然亦以子夏子張並記以一過一不及未嘗曰薄也題之曰薄則不止未仁矣

大昌按此章圈外注載范氏曰子張外有餘而內不足故門人皆不與其爲仁以剛毅木訥近仁𡨥外不足而內有餘也若毛氏所引程氏說則集注所未載者且程亦係引檀弓原文何謂又增一罪案乎毛氏子二十卷過猶不及一條自引檀弓此文以子張彈琴成聲子夏彈琴不成聲謂子夏之不

及較勝于子張之過前二十卷敘毛氏說未及錄何毛氏于此條又以攙
弓爲不足据乎。
子張問士章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 子張祇去聞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 色取仁
而行違居之不疑
祇是粗觕將去
毛氏曰此章免不得救病二字然亦不必認實說。
大昌按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係圈外注所載尹氏說其
餘所引二條則集注未載者。。。。。。
子張問明章集注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 輔氏曰子張之爲人務外好高於事必有忽畧
自足之病而無深潛慎密之功平日不過觀其皮毛意
衆以爲有得于人情之細密事理之精微則未能察也

故夫子因其問明而始舉二事以告之使其反諸身而知有所戒矣

毛氏曰此顯孫氏罪案不知從何處得來無司寇兩刑無讞獄者前後參契無憑無據驟得此長篇爰書以莫須有三字符之得八十四字魂褫而魄奪聖門寃獄從此無平反日矣

大昌按毛氏所引輔氏說則集注未載者即以輔氏所言亦不過謂子張于事必有忽畧自足之病而無潛深愼審之功等語平心觀之亦于子張未爲不當安所謂莫須有爰書安所謂聖門寃獄殆毛氏欲借此以罪案爰書加之輔氏耳

子張問政　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毛氏曰四書集注補云聖人答問必答其所問之事所問之義未嘗答其人也如必因病發藥則告顏淵鄭聲佞人殆淵必善淫好佞矣乃只此無倦一答程氏譏其無誠心楊氏謂其難能故難繼范氏謂其外有餘而內不足朱氏又謂其下稍無殺合麗消至樹下萬弩齊發爲之駭然

大昌按毛氏所引數條惟程子說係圈外注其餘皆集注未載也而毛氏謂聖人答問非答其人以告顏子鄭聲佞人非謂其善淫好佞不知夫子之告顏淵各項乃爲萬世立法爲萬世垂戒猶子張問政夫子告以尊五美復兼以屏四惡也

若必謂夫子兩答其所問之事未嘗答其人則子張與子夏同一問政也何以于子張則告之無倦以忠于子夏則告以無欲速無見小利問同而答不同也且夫子嘗謂師也過師也辟子游曾子亦謂其未仁而夫子又以寡尤寡悔示以不必干祿正所謂因子張之失而告之也即如毛氏所引程楊諸說其論子張亦未有過分語何謂萬弩齊發

子夏之門人章　集注子夏之言迫狹子張譏之但其所言亦有過高之弊大賢雖無所不容然大過亦所當絕不賢固不可以拒人然損友亦所當遠

毛氏曰記者之意本偏存子張之說以垂訓者夏是客張是

主今概舉而非之既失主客意矣且兩賢所言俱各有本子夏所本即夫子毋友不如己語特所異在拒字耳若子張則正以所聞闢拒字者此有何弊而又以高遠貶之張南士嘗曰嘉善而矜不能係夫子語則尊賢而容衆未必非夫子之言何則所聞二字可驗也若然則過高之弊不既侮聖言乎

大昌按毛氏謂兩賢所言俱各有本固是矣然此章本記子夏門人問交于子張今子張述所聞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乃君子待才之方接物之度未可以為交友之法如嘉善矜不能為柔遠人之經而毛氏務攻朱注坐以侮聖言不知其自未達乎

聖育之旨抑且忘乎此章問交之旨也包氏曰交友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則此章古注並非以夏是客張是主也

喪致乎哀而止集注而止二字亦微有過于高遠而簡畧細微之弊學者詳之　輔氏曰子游有簡忽禮文之意要之喪固貴哀而禮之節文亦不可廢直情逕行戎狄之道也

毛氏曰孔安國注此言毀不滅性謂治喪者盡哀即止過此則滅性矣今乃以而止解作而已是改說以詬聖賢聖賢不愛也然且附會之徒比之夷狄夫即直情去文如棘子成亦且頌之曰夫子之說君子也奈何以戎狄詬之

大昌按朱注解而止二字為不尚文飾固不如古注之自然

然集注載楊氏曰喪與其易也寧戚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之意非圈外注亦仍先褒美子游之說而後謂其微有簡畧之弊耳乃毛氏于楊氏說曾不之及而獨引集注未載之輔氏說以爲疵議亦集注不受也況輔氏云直情徑行戎狄之道乃推論之詞豈遂實詆子游乎

子游問孝　子夏問孝程子曰子游能養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義而或少溫潤之色

毛氏曰子亦概言孝道耳如必告以所不足則顏淵克復之告既多欲而又違禮難乎爲顏子矣且子夏能直義不知出自何書若色不潤溫則其事頗秘于載而下又何從知之

大昌按毛氏總以夫子所答亦概言孝道非告以所不足則孟懿子孟武伯父子也夫子何不即以告懿子者告武伯又何不以父母唯其疾之憂告懿子乎觀此可以類推矣且程氏謂或少溫潤之色亦虛擬之詞毛氏必謂千載下何從知之則如夫子謂伯夷不念舊惡亦出自何書孟子謂伯夷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若將浼焉亦將謂何從知之乎

賢賢易色節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詞氣之閒抑揚太過其流弊將或至於廢學 其言傾側而不平正險艴而不和易狹隘而不廣大

毛氏曰子夏此節詞氣抑揚與有子孝弟章正同有子重孝

弟子夏專力行。未嘗廢學也。但云未學而即處其有廢學之
流弊。此何說與。 子夏在文學之科。為七十二賢身通六藝
之首。而詆廢學。至于如此。傾側三語實不顧聞
大昌按此章朱注謂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
學求如是而已。圈外注載游氏曰。子夏以文學名。而其言如
此。則古人之所謂學者可知矣。又載吳氏之說。謂其詞氣抑
揚太過。其流弊將或至於廢學。必若上章夫子之言然後為
無弊也。是朱注與游氏說皆尊重子夏之論。毛氏曾不之及
獨舉吳氏廢學二字。反覆詆譏。然吳氏亦第謂其流弊或恐

如此非在訓子夏也況儒分三節則集注所無何謂實不顧問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謝氏曰君子小人之分義與利之間而已然所謂利者豈必殖貨財之謂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故夫子語之以此

毛氏曰孔安國注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原不差誤今引謝顯道說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凡以私滅公適己自便有害天理者皆是利則直是小人非小人儒矣會夫子訓子夏而或出于此會賢如子夏而可以害天理三字橫

加之乎。

大昌按謝氏謂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凡以私滅公。適己自便。可以害天理者皆利也。子夏文學雖有餘。然意其遠者大者。或昧焉。則謝氏語原有分寸。其所謂以私滅公。凡害天理者。第推解利字。並非直指子夏。亦明矣。若謂不當推解利字。則小人喻于利。本夫子語。若謂會夫子語子夏而或出于此。則本文明以毋為小人儒訓子夏也。　至毛氏謂謝氏以私滅公數語則直是小人。非小人儒矣。則尤可笑。夫第曰小人則尚非內小人而外君子也。若曰小人儒。則是謙恭盜國之王

非也是猶佐賢國之孔光張禹也毛氏尚謂其高于小人乎

又毛氏猶有引朱子及

輔氏節者集注未載

子夏爲莒父宰章　程子曰子張常過高而未仁子夏之病常在近小利故各以切己之事告之

毛氏曰子夏近小利僉無實據程氏以小人之腹誣妄此語及注女爲君子儒章則實以子夏好利爲小人儒放楽程氏謂出而異人一門無生活路矣

大旨按女爲君子儒章集注之說前條已辨明矣若毛氏公然謂程子以小人之腹誣妄此語則毛氏此編以小人之腹

誣妄程朱者曷可枚舉乎

大德不踰閑節　集注言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吳氏曰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

毛氏曰德者指行之別名閑是分限何處好着理字且出入非不合理也此如行大禮者既不踰分則儀貌小節或稍過而出或稍不足而入總不失大禮也行大法者既不踰度則規模細事或出而過張或退入而近于弛亦不碍大法也此以不合理責之固爲不倫且以子夏近小之病進幾遠大亦有何弊而動輒苛刻亦思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子夏豈不知

是古語而言各有為必雷同附和以求無弊恐大不然大昌按有德于已之謂德事物當然之謂理毛氏因朱注未說合理輒以理字為詬病無論理字見于繫詞說卦中庸孟子樂記諸書固先聖先賢所垂言且如本文既言德又言閑閑猶防也理猶則也說文云理治玉也是謂劈理分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也則理字有何可詬病且如毛氏云行大禮者不踰分行大法者不踰度毛氏謂不當言理字則又何以當言分字度字乎　至毛氏謂子夏言各有為亦想當然耳若吳氏但論其常則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以為不能無弊

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集注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

毛氏曰此則視聖門弟子無人理矣天下除却木偶死人外即盜賊亦豈有一月不起一真心者以此概聖門且以之繼三月不違之後可乎三字作月字上則繼三月者當是一月至一日至不當云日一至月一至也一字顛倒相去萬里請善學者思之

大昌按毛氏說有不然者益朱注謂日一至焉月一至焉則是每日月皆有至仁之時若如毛氏謂一日至則便有一日不至仁之時矣謂一月至則便有一月不至仁之時矣何以

反謂一字顛倒相去萬里乎總之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皆不過舉似之言毛氏此編務攻朱注失之執滯不通者未可僂指矣

吾黨之小子狂簡集注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猶或可以進之于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于異端耳

毛氏曰斐然成章不知所裁是公然具一材品未曉斷制如梓材之未斷矣錦之未製則未有稱其成章而猶慮其陷異端者異端可斥絕而必不可裁成今忽據此語則貶抑聖門之尤甚也

四書集注補曰夫子所裁不過如求之退由之兼人師也過商也不及之類何處着異端二字。

禪學防微曰朱晦庵詆陸子靜學佛而子靜答晦庵書亦詆其學禪不能辨也。

程氏云游酢楊時先會學禪。不知向裏沒安泊處。呂微仲之學入于禪談。邢和叔晚遊乎佛。伊川自涪歸曰學者皆流于異端矣。朱氏云謝上蔡用導引吐納之術。而其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呂晦叔晚年究禪理。游氏分明是投番了。朱儒自供顯如此。聖門則並無自言陷與禪者。

大昌按聖人不得中行而思狂狷狂者如琴張曾皙牧皮之流卽子張之過高亦此類恭自古索隱行怪大都皆高明材品不得聖人爲依歸耳若狷者有所不爲非得聖人裁成亦將高尚清淨否則如荷蕢沮溺耳故朱注曰猶或可以進于道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于異端故欲歸而裁之也有何可議乎毛氏又謂異端當斥絕而必不可以裁成然孟子于告子夷之何嘗不諄諄誘掖乎

又程子謂游楊呂謝之徒流入乎佛朱子亦謂謝呂游之學分明是禪正是慨惜而欲救正之豈得反以禪佛訾程朱乎

自王陽明復討陸象山之幟以詆朱子勢固洶洶　國朝顧氏亭林既辨而闢之矣至如惠半農父子閻百詩江愼修錢辛楣諸前輩著作亦不過于朱子所解經義時有辨正非詆朱子爲異學也卽以戴氏東原尊崇漢學最爲通儒而其答彭進士允初書有云陸王主老釋者也程朱闢老釋者也今足下主老釋陸王而合孔孟程朱與之爲一無論孔孟不可誣程朱亦不可誣又云足下所主者老莊佛陸王之道而所稱者盡六經孔孟程朱之言而至于借助則引程朱爲同乎已然則所取者殆程朱初惑于釋氏時之言也倘能如程朱

之用心期于求是則今日同乎程朱之初異日所見或知程朱之指歸與老釋陸王與此背辨論最爲詳悉見文集乃毛氏此編厥以程朱爲宗華山道士之教盲之不一而足今此條引陸子靜答書詬晦庵學禪又嘗引王陽明詬朱子見廿卷管仲相桓公附辨求及錄又謂今世么小并毀王陽明大儒爲異學而不自反正道學是非一大關鍵也見廿一卷附錄觀此則知毛氏方欲撥陸王之波尚自侈言聖道聖學津津不置多見其不知量矣

可以取節已見十二卷

大昌總按毛氏此編其每卷中議論可採者不過什之一或

什之二耳其餘所詆朱注皆刻意吹索欲加之罪而末二條尤以貶抑聖門架此大題尤為動人但毛氏于樊遲問知仁則謂汎告以知仁之道游夏問孝則謂子亦概言孝道子張問政則謂聖人第答其所問之事未嘗答其人也以朱注每云因其人之失而救之是為有意貶抑然公西華以答由求問行為請夫子則明告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則毛氏之說是為不可通矣況毛氏以貶抑聖門譏朱注且即以此編言之如朱注以舜之順乎親為諭之于道毛氏謂諭道甚易順親必諭道天下寧尚有孝子則毛氏豈非有意

貶抑大邪乎儀禮本周公手定子夏作傳毛氏乃謂周制父母本無三年之喪因以儀禮爲戰國時人書則豈非有意貶抑周公乎又謂夫子仕魯時魯與齊衛同謀叛晉與趙鞅爲難此夫子已事佛肸召條謂衛輒本不拒父謂魯祭文王廟用八佾故公廟一概僭用苟正禮樂將必追魯先君宗伯並而誅之季氏不受誅也昭公逐季氏身反出亡當時列國皆謂季氏不宜伐則季氏不同于齊晉篡竊者必有在矣謂季文子忠而賢三思自是善行謂從來愚字皆指浮沈取容假借賢哲一輩人甯武子之愚或別有事迹如此諸如此類顯悖聖

言不可枚舉則豈非有意貶抑孔子乎謂孟子所言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以孟子爲戰國人所傳倫類與名推記并教則豈非有意貶抑孟子乎且尤議朱注不當皆子張務外好高樊遲粗鄙近利謂二子皆聖門大賢乃毛氏于巧言令色節註解則云堂堂乎卽令色難與並爲仁卽鮮矣仁是其貶抑子張甚于朱注矣于樊遲學稼章謂遲此一請有救戰國神農並耕西秦令墾之意是其貶抑樊遲甚于朱注矣未有附錄一條不過曲護前說何用嘵嘵爲哉

跋

聖人之經如律賢人之註如例曲學異說如舞文之吏舞文之吏能亂例不能亂律然非揭其罪著之丹書則其心不服嗚呼此昔友戴子斗源駁四書改錯之所為作也毛氏奇齡以絶人之姿窮究經子其著四書改錯一意攻朱攻朱而据摭其所窮之經所究之子之所有以示其有餘猶可說也攻朱而改竄造作其所窮之經所究之子之所無以濟其不足不可說也嗚呼是何心術哉國朝顧亭林閻潛丘李穆堂全謝山各有四書論說於朱子亦多所捄正然其意但欲為朱子之功臣也其心術可知也戴子著有

四書問答二十四卷極精博絶不媕婀朱子然其意但不欲為朱子之佞臣也其心術亦可知也毛氏是何心術哉毛氏於朱子未入室已操戈矣殆不遺餘力焉於朱子無毫末損也然其害或中於天下萬世讀四書者之心即萬不至是而予然老屋抱遺經者固不得不為之長慮而深恐也嗚呼此戴子之書所為不得不作也戴子之書學使白小山先生序之其同年友白尚質見之于其署中讀之甫五日卒業而敬跋之